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蔚蓝色文艺季刊 (总第四十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U. S. 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www.qwyh.com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0 No.40 December 2011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ISSN 1538-8492

圣诞之旅

为女子所生 薇丝拉娃·辛波丝卡 作 / 海燕 译 02
圣诞为什么美丽 志明 04
耶稣的地址 范学德 06

天使在线

孩子,你在天堂等我 晓小 08

守望者语

受害母亲的担当 赵翼如 12
匆匆错过 志明 16
让死亡晚一会儿 志明 18

流动印象

万古磐石为我开 王怡 20

在时间的塔上

撒马利亚女人 雁子 24
亚伯拉罕 雁子 26
与主同行 (外一首) 言雨 28

下午茶

真谛与生活 (外三篇) 王东莉 30
关于男人种种 王东莉 34

心灵日记

日影 匙河 38

在路上

爱城故事 华欣 40

果实里的阳光

走向各各他 (四) 张海燕 48

稿 约

. 55

蔚蓝色索阅启事

. 56

封面文/封底文

. 一位神父

为女子所生

薇丝拉娃·辛波丝卡 作 \ 海燕 译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圣经《加拉太书》4:4-5

于是，她作了母亲。
那个尚未婚嫁的童贞女。
那个被传为淫妇的灰眼睛的女子。

许多年以前，
他乘着一叶飘度的舟楫
靠了岸。

历经苦楚，
进入了世界，
由永恒之乡，进入了人间。

她所怀的胎，
与他一起，我曾在火中游行。





这就是她。独行奇事者
并没有让他
降世以成年人的样式。

而是由她
赋予他以肌肤，我所看见的，
赋予他以骨骼，裹于肌肤之内。

她辨认出
他的灰色的瞳睛，
就是那双注视着我的瞳睛。

这就是她。他是阿尔法，
却让我看见了她的。

为女子所生。
他降生的方式，
却无异于所有的其他人，
无异于必死的我。

一个真实女子所生的孩子。
由身体的深处刚刚到达的人，
他是俄梅戛。

有过些微的惊诧。
囿于子宫的四壁。
经过产道之苦。

我知道，他走的路
很远很远。

但他没有这样告诉我。
他没有。

他只是对我说：
“这是我的母亲。”

注释：

1. 薇丝拉娃·辛波丝卡：波兰女诗人、文学家、翻译家，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圣诞为什么美丽

志明

摩西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

对于寻找的人，

他是迎候。

对于谦卑的人，

他是启示。

对于痛悔的人，

他是赦免。

对于顺服的人，

他是带领。

对于投靠的人，

他是搭救。

对于大信的人，


他是大能。

对于舍己的人，

他是给予。

对于仰望的人，

他是笑脸。



对于庸碌的人，
他是飘渺。
对于骄傲的人，
他是传说。
对于聪明的人，
他是隐藏。
对于自义的人，
他是拒绝。
对于固执的人，
他是任凭。
对于叛逆的人，

他是无情。
对于小信的人，
他是不能。
对于自私的人，
他是剥夺。
对于瞎眼的人，
他是一个柔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的地址

范学德

今夜是圣诞夜，从七点钟开始，我们教会举行了传统的圣诞夜崇拜，今晚来的人不多，虽然我也和大家一起唱了“平安夜，圣善夜”，但在回家的路上，内心还是觉得不安。这时，电台中播出了圣诞歌声，是我的母校——慕迪圣经学院的合唱团唱的，虽然那歌声非常美，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身临其境。

紧邻着我们家所在的镇，有一个著名的天主教堂，名叫Marytown，早就听说他们的圣诞夜崇拜非常感人，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今晚我决定怎么也得去看看，不到八点半我就赶到了那里，但发现停车场只有四五辆车，走门口我发现，原来崇拜是从十一点半开始。

我又赶回了家。安静了一段时间后，于十点四十赶到了教堂。这时，停车场已经停了几十辆车。

我进到教堂内，在前排的一个椅子上坐下。那个椅子的前方正好有一条祈祷的木板，我很自然地跪下来祈祷，主啊，在这个圣诞夜，恳求你赐给我平安。

今天晚上，我渴望祈祷。

陆续进来的人，大都先跪下祈祷，这令我很感动。

十一点半了，大家唱歌后，一位姐妹独唱，她的声音很美，歌曲的旋律非常柔和。是的，主，你是平安。你把你的平安留给了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但是，主啊，为什么我的心不安。主，求你照亮我的心，在我生命的深处，还有许多的邪恶。

崇拜开始了。神父在祈祷中说，以马内利，神与你们同在，就在这里，就在今天。这也是我的恳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就在这里，就在今天。

他们的仪式我很不熟悉，但他们唱的一些歌曲，正是今晚我在我们教会里唱的，我们同唱一首歌。“新生王歌”——听啊，天使高声歌唱……基督生于伯利恒。

和兄弟姐妹一同高唱这些圣诞歌时，有一种宁静渐渐地进入了我的心，我不再多想我了，我想到更多的是“耶稣我主降生”。

神父讲道了。他问：耶稣基督今天的地址在哪里？今天我们怎么样找到他？耶稣基督的地址？这么奇怪的问题。难道我听错了。是的，神父问的正是这个问题：耶稣今天的地址是什么？



是什么呢？

历史上，耶稣生下后被放在马槽中。是的，这个世界没有耶稣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欢迎耶稣基督。他们无缘无故地恨我，耶稣这么说过。

神父说，上帝来到人间，他成为卑微的人并住在卑微的地方。上帝来到破碎的人当中，来到无权者当中。我们将在我们的无能为力中找到耶稣，在我们的破碎之处，在我们的挣扎之中，在受伤害之处，在失败之地，在悲伤之际，在孤独之中，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将找到耶稣。这里，正是耶稣今夜降生之处。他将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只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

我突然感到上帝通过这一篇讲道向我说话，孩子，你要承认你的无助，你的破碎，你的挣扎。是的，主，正是这样，我心中还有许多的苦毒、仇恨，还有许多见不得阳光的黑暗，我需要你医治我，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主啊，我愿你来，就来到我的心中，就在此时。

喜悦来到了我心中，宁静的喜悦，一直到崇拜结束，我的心灵一直被这宁静的喜悦所充满。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你的地址啦，那就是在我心灵的破碎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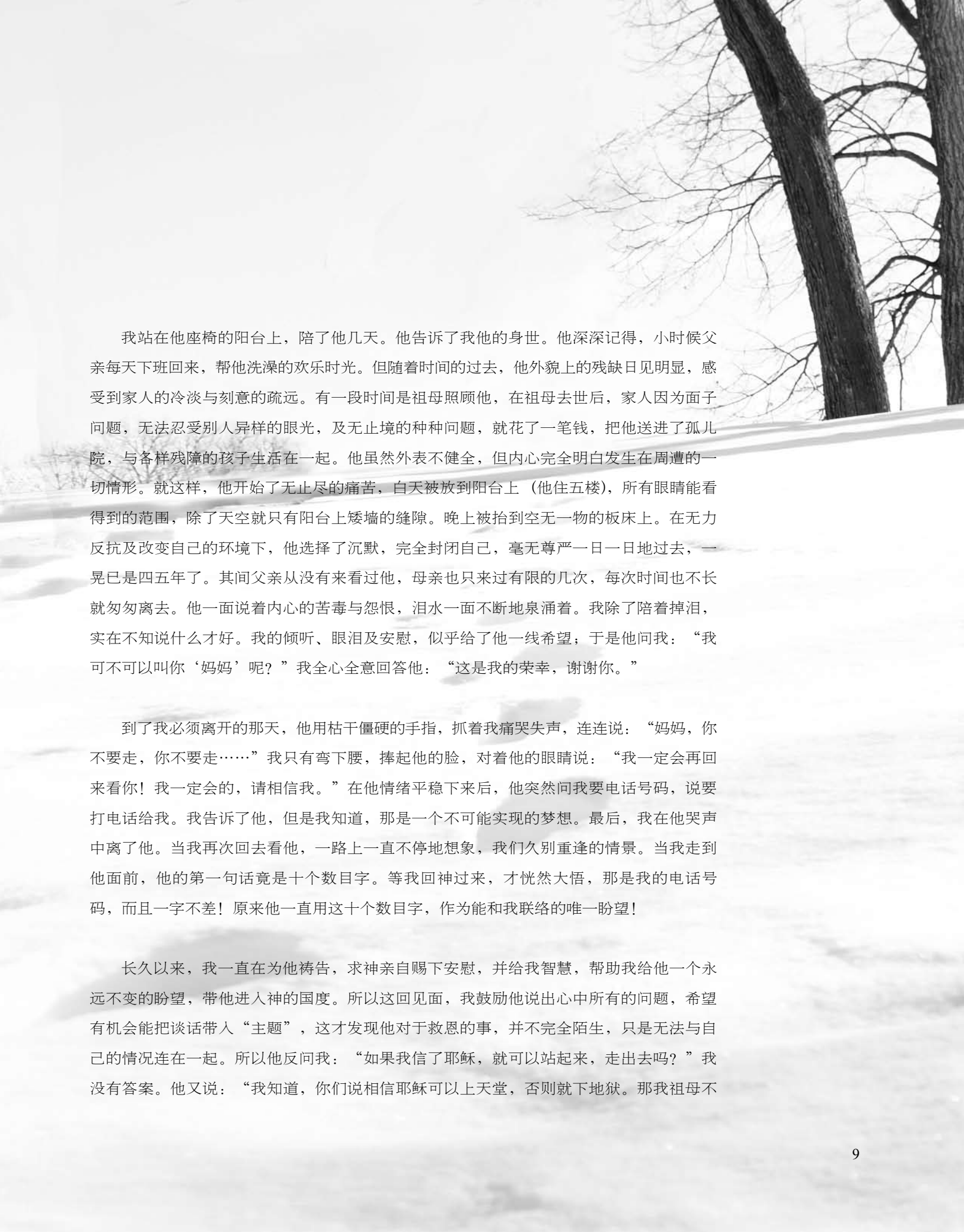
（节选自《细节中的文明——寻找美国的灵魂》）

孩子，你在天堂等我

晓小

有人问我：“你怎么会想要去领养小孩的？”我回想当时的心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大道理，有的只是两个字——机会！我们每一个作父母亲的，都不断为自己的孩子寻找最好的机会。当我看到那一群无父无母的孩子，我在想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当然，也曾有人问：“像这样的孩子何止千万？你怎么管得了？”是的，是管不了全部。不过，管一个，孤儿院里就少了一个；管两个，就又多了两个孩子得到机会，不是吗？

现在让我来诉说一个“机会”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有两个女儿；但现在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有四个女儿。不过，我要说说我第五个孩子的故事。2000年夏天，我们全家有机会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孤儿院去服事，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患有脑性麻痹的二十岁年轻人。被放在一张生锈的轮椅上，四肢僵硬，并且已经开始萎缩。脸部肌肉扭曲，连眼球也不在眼眶的正中间。由于语言能力受影响，加上长期没有机会与人交谈，因此一句简单的话，也要重复上三四遍，才说得完整。



我站在他座椅的阳台上，陪了他几天。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他深深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下班回来，帮他洗澡的欢乐时光。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外貌上的残缺日见明显，感受到家人的冷淡与刻意的疏远。有一段时间是祖母照顾他，在祖母去世后，家人因为面子问题，无法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及无止境的种种问题，就花了一笔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与各样残障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虽然外表不健全，但内心完全明白发生在周遭的一切情形。就这样，他开始了无止尽的痛苦，白天被放到阳台上（他住五楼），所有眼睛能看得到的范围，除了天空就只有阳台上矮墙的缝隙。晚上被抬到空无一物的板床上。在无力反抗及改变自己的环境下，他选择了沉默，完全封闭自己，毫无尊严一日一日地过去，一晃已是四五年了。其间父亲从没有来看过他，母亲也只来过有限的几次，每次时间也不长就匆匆离去。他一面说着内心的苦毒与怨恨，泪水一面不断地泉涌着。我除了陪着掉泪，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的倾听、眼泪及安慰，似乎给了他一线希望；于是他问我：“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呢？”我全心全意回答他：“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

到了我必须离开的那天，他用枯干僵硬的手指，抓着我痛哭失声，连连说：“妈妈，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只有弯下腰，捧起他的脸，对着他的眼睛说：“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你！我一定会的，请相信我。”在他情绪平稳下来后，他突然问我要电话号码，说要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了他，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最后，我在他哭声中离了他。当我再次回去看他，一路上一直不停地想象，我们久别重逢的情景。当我走到他面前，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十个数目字。等我回神过来，才恍然大悟，那是我的电话号码，而且一字不差！原来他一直用这十个数目字，作为能和我联络的唯一盼望！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求神亲自赐下安慰，并给我智慧，帮助我给他一个永远不变的盼望，带他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回见面，我鼓励他说出心中所有的问题，希望有机会能把谈话带人“主题”，这才发现他对于救恩的事，并不完全陌生，只是无法与自己的情况连在一起。所以他反问我：“如果我信了耶稣，就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吗？”我没有答案。他又说：“我知道，你们说相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那我祖母不

信耶稣，一定不在那里。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万能的，那带我先去看看我祖母，再求神把我上天去，行吗？”我回答说：“神在创造我们时，给了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意志。神爱你，所以曾经有人来告诉你该走的道路，希望你作对的选择。现在轮到我来，我真心想你能相信我所相信的。我什么都无法给你，只有把我相信的耶稣给你。当我不在这里，你有愁苦可以向他倾诉。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看你。但记住，不论如何，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如果你也信了耶稣。你好好想一想，好吗？”

他偏着头调皮地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可是你不要生气哦！”我知道他要问什么，就笑着说：“你随便问，任何问题我都一定不会生气！”他小心翼翼地说：“那么你是说，如果你明天死了，也会上天堂喽！”我边笑边用肯定的语气说：“我知道不论何时，在走完人生的旅途后，会到那里去。我可以去，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以后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你认为我大老远两次来看你、陪你，就是好人？你错了，我不是的。在天父的眼里，我是犯了许多许多过错的人，只是我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恶，接纳我进入他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你也想去吗？只要相信，你也可以去，我们将来就一定会再见面。”

他点点头，又问我：“告诉我，你有多爱我？”我望着那张变型的脸，诚恳地说：“我能爱，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我对你的爱是有限的，但耶稣的爱是辽阔高深、无穷无尽、牺牲自己的真爱。”他开始低头沉思。我突然想到一句金句，便蹲下身来，对他说：“有一




句很重要的话，我希望你跟着我念，好不好？”我用罗马书10章9节，轻声地带着他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由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并希望他背下来，时常思想。由于他言语上的障碍，他背下了“我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其后第三天，他坚定地对我说：“好，我要相信。妈妈，你帮我祷告吧。”

我在兴奋又激动的情况下，用颤抖的声音带着他作了认罪悔改，并且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救主的祷告后，又为他作了一个感谢的祷告。当又到了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用很平静的口气告诉我：“妈妈，你走吧。这一次我不哭了。”我放心的迈开步伐，走到门口，再一次回头看他，向他招招手。他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微微扬了扬变型的手，对我点点头，看上去是那么平静。

离开孤儿院后的第三天早上，我刚回到美国不久，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确定我是谁之后，告诉我那个年轻人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别人去看他时，已经没有生命的气息。那边的工作人员慌慌张张跑来喊着说：“赶紧告诉他美国的妈妈一声……”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放下电话，回想与他相处的种种情景，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他的短暂人生充满了苦难；但高兴的是，他终于脱离了那张捆绑他的椅子，投入了父神的怀抱。同时心中也充满了感谢，感谢神使用了一个像我这般平凡的家庭主妇，飞到八千里外，带给一个被世人鄙视、家人抛弃、毫无盼望的年轻人一个得救、进入永恒的机会。我深深相信，有一天我会和他在天家再见面。那时他一定又跑又跳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妈妈，欢迎你回来，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受害母亲的担当 ——凶手也是妈妈的孩子

赵翼如

这个故事寄自遥远的墓地。

美国的朋友玲子，目击了那惊魂一幕。惨剧来得过于突然：美国学生S，某一日闯进幼儿园一连枪杀了几个孩子，之后开枪自杀。

数日后的墓园。

几位妈妈手捧蜡烛，一起站在晚风中祈祷。

眼前多了几块小小的墓碑，烛光照着碑上不忍卒读的一行字：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这是《彼得·潘》开篇的一句。他们再也没能长大。子弹的冰凌，击碎了他们果冻般的声音，只剩下一团雾红的微光闪烁。那是孩子的幽魂？

碑前，妈妈的眼泪崩溃而下。这是太悲惨的事情，孩子突然被打断的童年，让妈妈如何承受？

动人的，是一个意外插曲：几支蜡烛缓缓移向墓地另一角。妈妈们共同商议决定：同时为凶手立一块墓碑——“为死者安魂。以爱，以温暖。爱，给所有人。”

安魂曲伴着祈祷声，响彻夜空。

“都是妈妈的孩子。首先向你重病的妈妈致意。”一位受害妈妈开口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你妈妈也失去了你这个孩子，我们和你妈妈一样悲痛。愿你被上帝召唤而去，在天国照看好弟弟妹妹……”

忽隐忽现的烛光，落在妈妈们不堪的脸上。悄声低语，混合着眼泪在流：听说你早就出现瘵态，几天前又开始愣神，目光走到天外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在意……

另一位妈妈俯着身体，她在听。她用手去摸地上的泥土，仿佛在给睡着的孩子把被子塞好。

是受害妈妈吗？这样的姿态让人动容：“朝一只破旧的瓦罐俯下身，倾听里面流水的声音……”

墓园里洒满橙色的柔光。光影中，凸显出来的是人——每一个妈妈都在为这一悲剧承担责任！

我再次受到震动。她们自身在遭受剧痛时，还对“凶手”怀有悲悯之爱。这种爱，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遥远陌生。

这是一幅超现实绘画。我听见了朗弗罗的声音：如果能读懂敌手深藏的历史，在他生命里看见他的悲伤和痛苦，那么所有的仇恨都会被卸下了。

宽恕，被烛光传递着——那是一束灵魂的光亮，在远离仇恨的地方，在天寒地冻时分。它为我们的心，打开了另一重视野。

每一块墓碑立着，都有尊严的样子。对于重视精神救赎的人们，似乎可以越过生与死的界限。这种责任的担当，不是把人黑白两分，而是承认人性弱点，寻找避免惨剧的途径。

想起《奇异恩典》，那是废奴运动核心人物威伯福斯的传奇片。他没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耗费了自己45年的艰难岁月。

那一天，最早把非洲人卖到大西洋的英国人约翰的后代安德鲁，来到冈比亚。他和另外20个白人志愿者，身绑铁链，一起跪在25000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忏悔。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许久……

报载：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女士金玲，在长沙成立了婴幼儿临终关怀中心。每个幼小生命消逝前，她都会抽出几个小时，抱抱他，抚摸他，俯耳细语。虽然孩子们可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是金玲说，孩子们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每个幼小生命消逝前，一定是被金玲紧紧抱在怀中，伴着她的呢喃——孩子呵，慢慢走，奶奶想着你……她说她所做的一切，就是让孩子短暂的生命享受世间的尊严。

这是黑到极处的光亮，是难以接近的乌托邦。

玲子还亲历了这样的事——到美国留学的男孩亮亮，开车超速，撞死了美国女孩娜娜，自己也身负重伤。

亮亮妈闻讯赶往美国。那时候的她，虚弱得不行。她忐忑不安地去娜娜家登门谢罪。一进门，娜娜定格在

墙上的灿烂微笑，使她不由自主地下跪。

没料到，娜娜妈张开臂膀迎过来，给她一个温情的拥抱——什么也别说了，生命要紧。女儿没了再也回不来了，亮亮还在抢救，我们赶快先去医院……

娜娜妈不由分说，亲自开车和亮亮妈一同驰往医院。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亮亮，后来成了娜娜妈的干儿子。

想当年，卢刚枪杀了爱荷华大学的副校长柯莱瑞女士等人，受害者的三个弟弟牵手祷告，决定以姐姐的遗产，为外国留学生设立一份心理关怀基金。

在亲人的遗体旁，他们写下了致卢刚父母的信——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聚在一起时，也想到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姐姐相信的是爱和宽恕。我们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此刻有一个家庭承受着比我们更大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

而卢刚杀人当天，给自己的姐姐这样写道——在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记住，不要让美国这边敲诈钱财……一直忍耐到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全家人的风光。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我今天到这一步，可以说也有父母的过错在内……

那一代人，童年充满了红色暴力。那时盛行的行文方式，动不动就是“战斗力”、“杀伤力”。面对肇事者或者凶手，一定会以牙还牙，决不宽恕。

残缺的心灵，被仇恨电击过，将社会变成和受伤者一样残缺。这恨，其实已变成扎进内心的一根刺，变成一种毒……如今，在悠远的钟声里，亮亮妈听见了图图大主教的悲悯之音：宽恕，是要把那一根可能会扩展到全身的毒刺，从记忆里取出来，让受害者放弃以牙还牙的权利，从此解放自己。

一些已被忘却的事不经意出现了，附带着残忍的细节。

就在亮亮妈老家，有一大学生孙某，杀了当初的恋人。然后她设法把尸体风干了，藏在自家阁楼里。这一藏就是10年！最恐惧的不是她杀人，而是她能在这样的阁楼下，结婚、生孩子，活得心安理得！

有一天，拆迁队员发现了这惊天秘密……

法官问她：你从来就没有感到屋顶上有鬼吗？

从来不觉得。

踩到曾活跳的心吗？

她愤然辩道：这年头还有心？人心，早就叫钱洗黑了，我早就麻木了，也只能麻木。

一位女性因为男朋友背叛了她，找了富家千金，她被恨意灼烧。之后忽然发觉感染了某种性病，恰恰是男友传给她的！一个歇斯底里的念头跳出来，却显示了特别可疑的冷静。

接下的几年时间，她都集中于一个复仇计划——她带着一身的性病，故意不治疗，悄悄去做暗娼。“我要报复男人。”她冷冷地说，“要让那些打开我身体的男人，活在墓地上面。”一年多的时间，她接了201个嫖客。她一一记录，把要命的性病传给了201个男人，自己也被病折磨得千疮百孔。但她把疼痛视为人生的常态。

她揣了一笔钱回到家乡，得知前男友已成富豪，经营着一家夜总会。她又心生一计，化妆成一个电工潜伏到夜总会配电房，研究了线路分布——她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女孩，知道怎样制造可怕的短路。

终于有一天，大火，在夜空行凶——

那家夜总会突然起火。火焰晃动着坚硬的墙群，空气中回荡着凄厉的哭叫声……

谁也想不到，隔街楼房里，纵火的女孩在独自窃笑。听着火海中不可阻挡的坍塌声，看着一个个慢慢焦糊的背影，她眼睛一瞬间充满着对恋人的歉疚，转而又铁轨一样冰凉。

她走过疮痍满目的街头，夜总会成了一片废墟。

很多年，公安局没能破案。

只有在深夜，偶见恐怖的幽影在墙上徘徊，在屋里移动……有个东西呼出了火焰的气息，吸入的则是麻木。

有人概括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苦难——正义——暴力——仇恨这四部曲。想想那些耳熟能详的词汇：火烧、炮轰、油炸、砸烂、千刀万剐、嫉恶如仇……拳头出示的警句，无非是以牙还牙。

亮亮妈记住了索尔仁尼琴的这段演讲——

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了上帝，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史……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灾难，吞噬了6000万同胞的生命，我还是认为没有什么比这话更准确的了：人们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因此，他就还得经常提醒自己，自己的其他身份与自己作为人的这一根本身份是否相符合。

匆匆错过

志明



2011年初的一天，气温很低。一个小提琴手在华盛顿DC地铁站L'Enfant Plaza 的入口处，连续演奏了四十五分钟。他一曲曲地拉，从巴赫、舒伯特、Manuel Ponce、Jules Massenet，最后又拉回巴赫。

那是早上八点左右，上班的人流从这里走过。大约三分钟时，一个中年男子发现小提琴家在演奏，停住脚步几秒，又往前走了。又过了一分钟，一个女人扔下一美元，但她没有停下来。又过了几分钟，一个过路人靠在对面墙上，似乎想听他演奏，但看了看表，就匆匆走了。

对小提琴手最感兴趣的，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小孩想停下来，可他妈妈又拉又扯，硬是把他拖走了。小孩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恋恋不舍的样子。在音乐家四十五分钟的演奏中，七个人停下来听他演奏。他收到三十二美元。演奏完毕，没有一个人理他，没有一个掌声。

这位演奏者叫Joshua Bell，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刚才在这个地铁站里演奏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曲目。他所用的小提琴，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在1713年制作的名琴，价值三百五十万美元。就在两天前，他在波士顿的歌剧院里演奏，门票上百美元，座无虚席。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Joshua Bell在地铁里的演奏，由《华盛顿邮报》一手策划，目的是测试人们的知觉、品味和行为倾向。结果是，人们确实没有时间停下来听一听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奏家，用世界上最昂贵的乐器，演奏世界上最优美的旋律！

不知道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 正在从我们身边溜走！

我想到最亲爱最宝贵的耶稣，上帝永生的恩典，今生最美的祝福，将生命之爱倾倒在世人，可多少人与他擦肩而过！多少人甚至不屑一顾！



让死亡晚一会儿

志明

上两个周末接连在相隔不远的明州罗城和威洲麦城布道。罗城是美国著名的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所在地。城市一半人口在医院上班。梅奥医院是19世纪末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由一名天主教徒梅奥军医建立的。开始只是一家小诊所，至今英文名字仍然是诊所（Clinic）。如今梅奥有几万名医护人员，其中包括近三千名医生和科学家，集科研、教育和临床于一身，水平在美国数一数二。常有世界各国的富豪、显贵、政要千里迢迢来这里就诊。据说，你若是病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关心你。你走在宽敞的走廊

里，只要脸上稍微流露出一丝不知所措的表情，马上就会有梅奥的员工停下来问你：May I help you? 这里的医生都很杰出，可以想象，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但他们的收入远远比不上自己开业的医生。尽管如此，每个医生都为自己能在这里工作而自豪。

教会里不少弟兄姐妹在梅奥上班。一天晚间，陈弟兄一家带我参观了这所医院。我从来没想到过一所医院里，可以如此亮堂、宽敞、艺术化。里面有大客厅、展厅、雕塑、植物、餐厅、商店、银行、旅馆等等。晚上空无一人，像看博物馆，又像逛大街。

光线不太好，照了几张相，也难免有一些感慨：医院再好的治疗，将来病人不也要死去吗？任凭再好的关怀，不也是一种临终安慰吗？自从信了耶稣，进入神永生的应许，渐渐地，我很容易将人们一切短暂的努力视为可怜的挣扎，很容易从人们一时成功的笑脸背后读出悲哀来。我越来越不觉得今生有什么值得真高兴、值得太高兴的事。不要说我心太凉，是我的心里有热望。人寻求战胜死亡，但医院不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医院只能延缓死亡，叫人晚消失一会儿。唉，人类使尽浑身解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科研，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护理和关怀，最后得到的只是：让死亡晚一会儿！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感叹。我看到一处地方刻着许多捐助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这里被医治的病人。照片上一对浮雕夫妇，是这所医院最大一座候诊楼的捐建者。捐助者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晚了一会儿。人们说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是因为这能使别人的死亡晚一会儿。如果说一个人死的晚一会儿就如此感恩戴德，那么，如果一个人的死被彻底战胜，得着永生，那么这人该是何等感恩呢？这人该奉献多少给拯救他的主才好呢？难道不值得将今生一切包括生命本身完全奉献出来吗？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亏欠主太多太多！我曾以为我已经奉献足够多，我曾以为我一直在奉献。我却不知道主给我的恩典是何等浩大，用恩重如山、恩深似海这句话也不能描述！我的主远超过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医生和医护的总和！我的主救赎我出死入生，而我却没有活出一个被救赎者起码应有的感恩、称谢和赞美的生命来。主啊，我就是把这一生中的一切都奉献给你也是远远不够啊！

我想起古往今能来那些无私无畏的殉道者们。主啊，你说他们是应该的，你也没有责备我，然而你那慈祥的面光仿佛在告诉我，从我重生那日，我就应该是你的殉道者了。



万古磐石为我开

——电影《千年敬祈》

王怡

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读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信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说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字，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移民去了美国十二年的宜兰，最后冲着父亲爆发。我说中文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妻子。因为我从小在这种语言里，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当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活在英文中，重新获得了表达和沟通的能力，我才开始学会去爱。

父亲愤怒地说，难道是我和你妈造成了你的婚外恋？你背叛丈夫，爱上有妇之夫，又使他背叛自己的妻子。都因为我们没教会你用中文来表达自己的？

一个多小时，语言夹杂、味道寡淡的故事，忽然进入高潮。言语稀少的父女俩，一口气说出了电影中一半以上的台词。宜兰说，你和妈妈就从来不谈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也学会了不谈，也不懂怎么去谈。

直到她学会英语，躲在英文中说I love you。另一个俄罗斯男人，宜兰说他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和宜兰一样，他也只能在第二种语言中去爱。或许，也只敢在第二种语言中去爱。再刻薄一点说，当你丧失了在本语中的盼望时，也只配在第二种语言中偷情。这时，“偷情”不只是对一段婚外恋的描述，而是对宜兰和她情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界定。如果说，我的灵魂在今生就是一场流亡。那么我这一辈子，用两个汉字来描述，就没有比“偷情”更贴切的了——基本上，这是对“偷生”的一个更文学性的表达。

林和生先生送我一本，他译的《丧钟为谁而鸣》。玄学派诗人、大主教约翰·多恩，病人膏肓，躺在床上，当时伦敦瘟疫肆虐，每天都能听到教堂钟声为一位死者响起。多恩写下那段著名的感言，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因为钟声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必有一死。第二，你不是一座孤岛，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人的死，都是我的一部分的减损。不过海明威引用这句话后，就被人文主义化了。因为在多恩那里，为什么、以及凭什么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却是我的减损。在多恩与另一个死者之间，是有一个中介的，就是基督耶稣和他的教会。

多恩说，“教会为一个孩子施洗，和我有关。”因为这个孩子从此与主的教会相联系，而我是教会的一部分。因此，“教会安葬一个人也与我有关，”因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属于同一卷书。”

宜兰的爸爸在电影里，也常谈到死亡，和对人生譬如朝露的追思。他逢人就说，从报纸上知道，蟋蟀要在地下活十七年，才钻出来，夏天歌唱，然后死亡。他老伴去世了，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生命意义的指望，延续到了女儿和未来的孙儿上。他来美国看女儿，骨子里不但要看一个从他而出的鲜活生命，也是来看一个死亡之后的世界。

华裔作家和导演，都擅长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原著作者，是哈金之后，近年成就最著的华裔女作家李翊云。《千年敬祈》是她屡屡获奖的短篇小说集，包括爱尔兰一个全球奖金最高的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奖，和美国笔会的海明威奖。语言的议题，也在

小说与现实之间跳跃。因为李女士多次表示，她的小说拒绝译为中文。对我来说，看王颖这部电影，就是最方便的选择了。

有意思的是，多恩也用语言的转换，来描述死亡。他说，“一个人死了，就好像书中的一章，并不会被撕去，而是被转变为另一种更美好的语言。”书中的每一章都会这样被转变。换个角度说，这本《丧钟为谁而鸣》，其实就是约翰·多恩的清明节。但和我们不同，他吊唁追思的，不只是亲人，而是每次丧钟响起的死者。肉身衰残的多恩，在这三十三篇被称为“紧急时刻的祷告”的沉思中，最终获得盼望，以支离破碎的人类语言，抵达了伟大信仰的澄明之光。

但反过来说，清明节的意义，之于我们，仍然不是“丧钟为谁而鸣”。尽管清明也提醒每个缅怀亲人的人，你必有一死。但一个无从得到安慰的提醒，实在残忍。当多恩说，尘世是我肉身的凭据，天国是我灵魂的凭据。我们在亲人坟前，除了烧纸摆肉，糊弄自己的伤感，又能说什么呢。

婚姻衰败的标志之一，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用汉语来细致描述家庭伦理的电影。家人的生命关系及伦理张力，始终不是中国导演关怀的焦点。大概宜兰的话，套在李翊云和王颖身上也蛮贴切的。如果你在一种语言中，从来没有学会表达爱。当你学会第二种语言，你就只能远离母语，到艺术中去偷情。

宜兰的爸爸，年轻时参加革命，是一位火箭工程师。后来和女助手关系亲近，出来闲言闲语。这个“作风问题”，使他离开工程师的职位，做了半辈子文书。当他回答女儿，我和你妈从来没有什么问题。宜兰再次爆发，说你的谎言要到什么时候呢。就因为那个女人，从小，人家就指着我说风凉话。我和妈妈都知道。

这一段，特别叫我难过。因为看见盼望的丧失，比疾病更容易遗传，又比疾病更难以医治。幸福转瞬即逝，但捆绑与纠缠，却在一代又一代之间，抽刀断水水更流。

最后的场景，还是隔膜。父亲在房间，自言自语，讲述当年的真相。宜兰却在一墙之隔，收拾行装，转身而去。多少家庭如此相似，没有沟通，只有爆发。井喷式的关系，用一辈子来筑底。



宜兰

和情人分手时，

用了一句古话，“百年修

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她

用英文说，你要祈祷一百年，才能共度一条船。

你要祈祷一千年，才有好姻缘。不过修行与祈祷，刚好道出了佛教世界观与

基督教世界观的迥异。修行在自己；祈祷，却是仰望一个万古以先的恩典。是否需要一

个中介，在我们不能和好时，与我们和好；在我们无力沟通时，与我们相交。两种世界观正

好相反。基督教的意思，就是相信那一位十字架上的基督，是这个必须的中介。就像多恩将每

个死者与自己联系起来，透过基督完成这种联系，就是基督教。去掉这个中介，直接相连，就

是人文主义。

所以，把“千年修得共枕眠”这句话，换成一个基督教式的回答，就是感谢神，像一首古

圣诗所唱的，“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除非基督已为我和我爱的人祈祷了一万

年，我们因此才能爱。一个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人，总要找个地方藏起来。我藏到十字架的爱里

面，宜兰却藏在了第二种语言里面。



撒玛利亚女人

雁子

正午，太阳以特有的热烈走向大地
靠近一切需要和不需要的人们，然后
停留在撒玛利亚的井边

井的名字叫雅各
是一个埃及宰相父亲的名字
悠远而神圣的生命之脉
在沙漠中深刻地流淌

柔媚的波斯音乐和阳光一起
向空旷的沙海蔓延
如同舞台和灯光
铺垫一个亘古不变的沙漠故事
耶稣以优美的姿势
定格在约翰的一篇经文里
定格在那些寻找水源的人群之中
该是长发披肩白衣拖地吧，我想
这个沙漠王子
真是在等待一个女人的出现吗

撒玛利亚女人如期而至
在情欲的沙漠中向水而来
“请你给我水喝”
声音从大海中跳出
几十个世纪之后
大海依旧向沙漠重复同样的浪花
“请你给我水喝”
沿着这句话
我自水中复活

那蘸满了爱的手指是伸向我的吗
撒玛利亚女人痴呆的目光
在耶稣的注视下瞬时更新
被情欲蒸发的灵魂重新回到饥渴之身
渴，这自古以来的激烈感觉
在撒玛利亚女人眼前翻腾
她已经渴了一生了
渴就像无法摆脱的噩梦日夜缠绕在胸
她知道自己将会继续渴下去
会继续在沙漠和井之间编织虚空的路径

但是突然
她听见这男子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究竟是谁要给谁水喝
大海也会渴吗
撒玛利亚女人在一个请求中醒来

风，扬起亿万颗晶莹的沙粒
在太阳的陪伴下向井边靠拢
“请给我水喝”
耶路撒冷远古的民谣
成为日后赞美诗歌的基调
从那一天起，圣大的旋律
便流淌在每一个信徒的杯子里

这水，这救命之水
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的生之邀请
是神在一口井边对人类的生之约定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生命的源泉，只涌到永生”

撒玛利亚女人的永生是从这口井开始的
我的永生，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

亚伯拉罕

雁子

你甚至没有问一句为什么
就带上所有
离开了母亲般的土地
甚至没有回首
望一望那独卧风中的帐篷
你知道在神的面前只能做一件事
顺服

之后
有风声在空中徘徊：
举目四面八方
凡你所见的一切土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跪倒在这声音下面
泪水流过75个冬天
把四周的橡树
浇灌得更加生动
身后
立起一座祭坛

一个记号延续到今天
精神的割礼
是心灵深处
与神的约会地点
它来自一个99岁的男人
在自己的身体上
刻下的誓言

有个帐篷注定会让我们记住
以撒的哭声从这里传出
直传到今天
百岁父亲在门外喜极而泣
仰头望天
耶和华啊
你岂有难成的事

那只羊
那只摩利亚地的羊
就挂在稠密的小树林中
它只在举刀的那一刻出现
懂了吗
懂了什么叫顺服
以及顺服之后极大的幸福吗
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神啊
我们还能说什么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预备

拔下插在心头的那把刀
你默默地劈柴
为的是用作儿子的燔祭
把捆绑儿子的绳索藏好
走吧
只为耶和華的一句话

整整3天
每一秒钟心都在撕裂中挣扎
你知道这脚步声是倒记时的钟表
哦，怎样的一幅图画啊
旷野中
一个蹒跚的老人
一个赴死的少年
永远凝固在
每一个信徒的额前



与主同行 (外一首)

言雨

若我是片飞扬的柳絮
你便是我身侧的气息
我宁愿在你的风力之下寄居
只是请你赐我青青的翠绿

若我是朵鲜艳的小花
你便是与我同在的篱笆
我宁愿在你的守护中绽放
只是请你赐我淡淡的清香

若我是条穿梭的小溪
你便是我不息的源泉
我宁愿伴随你的奔腾远行
只是请你提醒我回归

呵，你真是神奇
因你与我同行
每一处景观都错落有致
你是我岁月的内容
你是我生命的颜色。

静静地爱



如果有花飘过，
你会把香气留给我
如果有风吹过，
你会把叶影留给我
如果有岁月流过，
你会把欢乐留给我
独处时仰望蓝天，
你是天边的那片云
寂寞时凝视夜空，
你是最亮的那颗星
和你漫步在林中，
看到那片树叶正红
疲惫时安然入睡，
你是我最香最浓的梦

喜欢和你在阳春三月
披着金色的霞光
踏着芬芳的泥土
一起走过乡间小路
采一束绚烂的野花
滚进如缎的草地
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
炊烟袅袅
像淡淡的晨雾

如果一阵风可以呼唤一个季节
一颗芽可以振奋一片荒原
主啊，你的爱足以呵护我一生。

真谛与生活（外三篇）

王东莉

早上很早醒来，去逛早市。阳光柔和，风清凉凉的。经过排排居民楼，黑铁栅栏上白色喇叭花的花瓣里有浅紫的内纹，我还认出有一种南方叫蛾眉豆的豆科植物，结着小苦瓜的苦瓜藤开着明黄的花朵。每次看到人家种的花和蔬菜架，就觉得生活很结实。

一个朋友的妈妈很喜欢逛早市的服装摊，受她启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上好的绉纱棉麻长裤，白色的款型很像我曾激赏的Hermès的某款，五块钱一条，只是，实在太大太长了。和一个热爱真丝的大妈彼此建议，她买了件红色真丝衬衫，我买了件塔形短袖衫，图案类似Anna Sui的橘+咖啡色印花，领口一圈细细的米色棉质蕾丝。心情愉快地回家，想着和朋友约着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60年代风格的连衣裙。

在香港动画片《麦兜》里面，麦兜对小朋友描述他的理想：当个幼稚园校长，把学生钱收齐了就去吃火锅，今天吃麻辣火锅明天吃猪脚火锅后天吃酸汤火锅。他的朋友认真地说：麦兜，你真是懂得生活的真谛。每次和人模仿这一段，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听那些在职场每天需要鼓励自己才能早起的朋友、为老公、孩子焦头烂额的朋友说得最多的就是，真羡慕你。其实当你的生活中没有工作、老公、孩子这些可以充当真谛的时候，你的心真的就不喧嚣吗？一个沙漠教父这样表述：有人整天在讲话，他的心是安宁的；有人整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心却很喧嚣。过着真谛生活的人才会有这样清澈的洞见。

从真谛与生活的摇摆中进入真谛的生活，我心这样渴慕。

西莱纳的园子

晚上去大望路附近的新光天地，新近我的爱游之处。主要看五楼的家居饰品和地下一层的可爱超市。总是被花朵们和树叶们的织物打动，吸引我的瓷器依旧是青花瓷，而超市里做意餐的放在玻璃瓶子里各样青的、红的胡椒粒，干的罗勒、茴香、鼠尾草每每让我流连。买橄榄油都要手绘橄榄果商标的品牌。喜欢植物。

想起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的诗：

“西莱纳，八月的园子是芬芳、丰满而温柔的：它有芜菁和菜菔，茄子和甜萝卜，……再远些，那是一片白菜，我们的园子是丰满而温柔的。豌豆沿着攀杆爬上去；那些攀杆正象那些穿着饰红花的绿衫子的少妇一样。这里是蚕豆，这里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葫芦……我们的园子是丰满而温柔的。……而那些无思无虑的南瓜在好太阳中鼓起了他们的颊；人们闻到百里香和茴香的气味，我们的园子是丰满而温柔的。”

念古尔蒙时在上大二。还记得春天校门前大片酢浆草开着粉红花。

后来，只有忙碌：名利、派对、家庭、情事，茫然……。怀疑自己无法找到园子，再后来，发现大家都忙碌：名利、派对、家庭、情事，茫然……没有园子。

西莱纳的园子在哪里？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哒树。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佳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圣经《雅歌》）

园子在那里。静享安眠。

梦里花落知多少

某个圣诞，中学好友发短信祝福，沿用我们那时喜欢的七言古诗体，温馨荏苒。

十几岁的日子，都是满握憧憬，准备自由穿越，相信世界清亮美好，也常会说，我永远都……。那时候爱看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里面这样的小诗歌：“记得当时年纪小 / 你爱聊天我爱笑 /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 梦里花落知多少。”

梦里花落知多少。

岁月渐长，才发现世界价值观的复杂与矛盾；爱的大道小径，永远有多远？有人说：那时多单纯，多美好啊。其实当时也有许多忧郁与茫然，只是青春期特有的强烈盼望把那时的挣扎与痛苦消解了。

现代都市人很少提盼望，都号称现实主义分子。盼望也都是：更高的职位，更多钱，更有名，伴侣更能满足自己需要，儿女更优秀等等。与其说是盼望，还不如说是在群体生存里的野心。在这里面，焦虑和抑郁、麻木或无聊潜伏。保罗的《罗马书》说得很精辟：“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盼望多重要。他让我们洞察事件的真实，穿越必经的生活疼痛，还原纯净感动力。回望过往得失聚散，美好浮现，心灵愉悦：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聊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救赎庸常生活

（吉姆与凯特互视）朱尔：一个天使走过。

（吉姆看手表）：是的，现在正好是20分。

凯特：？

吉姆：天使总是在20分时走过。

这是特吕弗的电影《吉姆与朱尔》中的对话。

最近朋友得意地要带我去她发现的两个美食地儿，很巧前两年都去过了。她说：嗨，都是你玩剩的。

还记得大栅栏里面胡同有家青年旅社，四合院中间有棵枣树，院子中间是青石的圆桌和凳子，可以喝茶或咖啡；四合苑画廊外的玉兰比展览更值得记忆；在东华门附近看胡同院子，漏着海绵的旧沙发，孩子玩过的玩具，陶瓷盆里种的蔷薇；春天偶尔路边有中药里的地黄花开着，还有我常用来考人植物名称的紫花地丁；曾想去隐藏在大栅栏的剧社听京剧，天津茶社听相声……。以为可以用审美救赎庸常生活，就像特吕弗的片中20分与天使的关系。

有个老师说，骄傲是种幻想，真有意思。每个人都有自己救赎庸常生活的幻想，比如韩剧。时尚。名利。文艺。爱情。等等。没有救赎，只有沉溺于此或真相大白。

想起耶稣的生活，人与上帝，木匠与先知，奴仆与君王，十字架与荣耀。当真相进入庸常，才有至上的美好。

关于男人种种

东莉、Nigel

Nigel兄弟：

上次通电话你说让我写给你一些关于男人的观点，并规定“交稿”时间，呵呵，我时时懒得说，有你这样热情型人的督促，我这个懒人也就勤快一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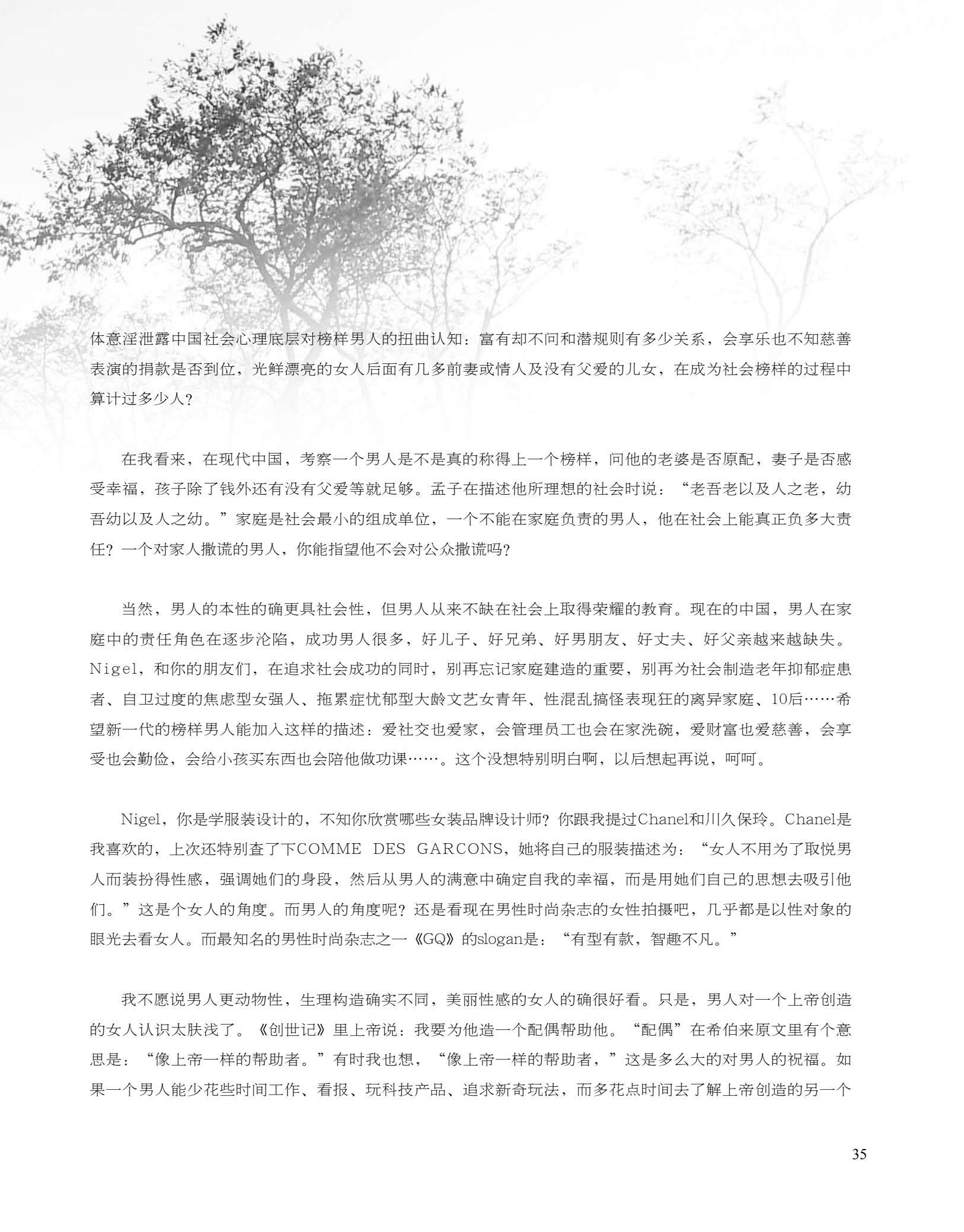
坐在书桌前，在键盘上敲出“兄弟”两个字，心中突然涌出一片感慨：男人和女人什么时候能意识到他们是手足之情，而不是两个单独的物种？

讲一下今天我的早晨心理活动：

- (1) 看到漂亮的家里一些需要修理的地方被我一拖再拖，不晓得是否需要找个兄弟来帮忙解决……
- (2) 健康饮食计划推行缓慢，常用一些爱吃的不健康食品来填补心中的无力感……
- (3) 出去买菜，在公众场合会有对陌生人的潜在恐惧……

而这些并不能通过任何人的方法得到完全医治，因为我生命中的那些男人：父亲、兄弟、爱人，在人成长阶段有些失职，或者带来创伤……。我曾给一个目前比比皆是的独立女性说：我们女人无法靠自己获得完全独立的人格，只能指望男人们能一起改变。当然，反之也一样。

一本男性时尚杂志有这样一段构思服装大片的文字：“花上两天躺在游艇上晒太阳，两天流连于赌场，再两天陪情人去爱马仕买几只包，晚上光鲜的去派对上喝两杯……，”编辑也自嘲不过是集体意淫。这样的集



体意淫泄露中国社会心理底层对榜样男人的扭曲认知：富有却不问和潜规则有多少关系，会享乐也不知慈善表演的捐款是否到位，光鲜漂亮的女人后面有几多前妻或情人及没有父爱的儿女，在成为社会榜样的过程中算计过多少人？

在我看来，在现代中国，考察一个男人是不是真的称得上一个榜样，问他的老婆是否原配，妻子是否感受幸福，孩子除了钱外还有没有父爱等就足够。孟子在描述他所理想的社会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一个不能在家庭负责的男人，他在社会上能真正负多大责任？一个对家人撒谎的男人，你能指望他不会对社会撒谎吗？

当然，男人的本性的确更具社会性，但男人从来不缺在社会上取得荣耀的教育。现在的中国，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角色在逐步沦陷，成功男人很多，好儿子、好兄弟、好男朋友、好丈夫、好父亲越来越缺失。Nigel，和你的朋友们，在追求社会成功的同时，别再忘记家庭建造的重要，别再为社会制造老年抑郁症患者、自卫过度的焦虑型女强人、拖累症忧郁型大龄文艺女青年、性混乱搞怪表现狂的离异家庭、10后……希望新一代的榜样男人能加入这样的描述：爱社交也爱家，会管理员工也会在家洗碗，爱财富也爱慈善，会享受也会勤俭，会给小孩买东西也会陪他做功课……。这个没想特别明白啊，以后想起再说，呵呵。

Nigel，你是学服装设计的，不知你欣赏哪些女装品牌设计师？你跟我提过Chanel和川久保玲。Chanel是我喜欢的，上次还特别查了下COMME DES GARCONS，她将自己的服装描述为：“女人不用为了取悦男人而装扮得性感，强调她们的身段，然后从男人的满意中确定自我的幸福，而是用她们自己的思想去吸引他们。”这是个女人的角度。而男人的角度呢？还是看现在男性时尚杂志的女性拍摄吧，几乎都是以性对象的眼光去看女人。而最知名的男性时尚杂志之一《GQ》的slogan是：“有型有款，智趣不凡。”

我不愿说男人更动物性，生理构造确实不同，美丽性感的女人的确很好看。只是，男人对一个上帝创造的女人认识太肤浅了。《创世记》里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配偶”在希伯来原文里有个意思是：“像上帝一样的帮助者。”有时我也想，“像上帝一样的帮助者，”这是多么大的对男人的祝福。如果一个男人能少花些时间工作、看报、玩科技产品、追求新奇玩法，而多花点时间去了解上帝创造的另一个

种类的丰富；如果一个男人能超越外表，发现一个女人魂与灵的丰盛与奇妙，是否才是真的智与趣都不凡？

愿这样“智趣不凡”的男人越来越多，这样整容业也不至于和心理咨询行业齐头并进成为未来最有前景新兴职业了。呵呵。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智趣不凡”的榜样男人和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帮助者”的女人结合，这样的联合该多么有力量。

推而广之，像信开头说的，男人和女人能重拾手足之情，互相浇灌，这将是自由飞跃之境吧。恰似在天堂。

现实中的我听着王菲的歌，看窗外阳光照着翠绿梧桐树叶，心中无绪。一会儿，一片杨絮飘过。无知觉间，北京已经春深深。愿平安。喜乐。

东莉 姊妹于2010-5-12

Dear 东莉

看了你的信让我感慨良多，你的“稿子”看了不下十几遍。真的想对自己的罪做些狡辩。

回国后，我也曾经被震撼了一段日子：

1. 我不知道在国内的地盘如何赚钱，我发现现在的女孩子都爱钱爱房子胜过爱我多很多。

2. 我知道我必须买上一个大一点的车子，虽然SUV在国外是郊游的选择。

3. 记得刚开始工作时我必须服从我那贪婪的老板做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的潜规则事件否则被视为效率底下……我们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耐心地和谐着，我们把失去震撼力的爱情当作是生活的一味调味剂……我知道我要适应国情，因为这里到处是公平的陷阱，到处是陶醉的笑声。真的，我真的想吐





出一只青蛙。

其实我以前：

我以前是多帅的一个人（以前是自我感觉相当的良好），不太贵的西装配上亮丽的领带，脚蹬“三结头”皮鞋还用西装前的小手绢给前女友把公园的约会长凳擦拭的干干净净。自己相当开心的活在作为一个准绅士自尊自爱的状态下。可是当你突然发现我们祖国的绅士土壤里有化肥农药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些行头早已锁在了阁楼……我发现那只是臭美。

最美丽的牌坊

亲爱的东莉，你是专业的媒体人。但你看整个媒体界已经成了中国国内有钱人的“贞洁牌坊”，明明这些人坐着肮脏下流的事情，还被美化包装成了年轻人不得不追随的精神领袖。我若不在堂姐的饭局上看过这些人真实嘴脸，我是无法相信这些榜样是如此的小我和自私。

北京到处是诱惑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整个街上的女孩子们都是脚蹬黑色丝袜，我们男性称其为“黑丝”。打开QQ看到一些女孩子的相册里到处是对自己“S形”自信行为艺术的表达。我们不看也不行，但看了也就诱发了胡思乱想。

男不是男，女已经不是女

也许我们只领会了Chanel对物质的追求，却忘记了她对命运的执着，这就是悲哀。

大部分的女孩子不选择独立，大部分的男孩子急功近利。我真的想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我们的心却是如此的幼稚和不堪一击。

亲爱的东莉我很少抱怨什么，只是聊聊我的无奈。不要被我负面的情绪给带走，因为我仍然相信：成长的催化剂是对善的选择和坚持。

亲爱的东莉，我想爱社交也爱家，会管理员工也会在家洗碗，爱财富也爱慈善，会享受也会勤俭，会给小孩买东西也会陪他做功课……这还不够作为他的父亲还想带他（她）去趟耶路撒冷（那是我一直想去看看的圣地）！

你的超级帅——弟兄Nigel

日 影

“……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以赛亚书》38：7-8）

多么奢侈，让那日影只为你后退十步。我不知道那面壁恸哭的希西家眼见这征兆，是惊诧还是安然——神以不可能之事如此提醒着我们这因可能之事而庸然、迟滞的灵。

日影曾为君王而退，也为我们吧。可我需要吗？我早已将神迹看作我生命中的修辞，美好却不可企及。纵使那日影真的后退十步，我也会以为是自己的眼睛闭了十秒钟。主啊，实在是，神迹也不能消融那因爱而不能的痛苦和罪中的忧伤所致的隔绝！

那其实不是日晷，是计时的阶梯，亚哈斯的阶梯。某些时刻，我的生命因着痛苦而停驻在这一阶上。但那只是幻象吧？谁都不曾停留，时间或我——日影照常移动，步履从容，它比我们更清楚神的设计，它接受那既定的轨道，更像是出自一种本能，不像我们，总不甘心似的，吵吵嚷嚷；而我，也未曾从神求得安息。“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于你。”

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以赛亚书》17：11）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是的，长久的悲伤会把一个人惯坏。我不能像终夜躺在地上的大卫一样，被徒劳的盼望牵绊。我必须像孩子已死去的大卫一样，站起来。从头开始，即便祷告，也为自己的一无所求。主啊，我不期望自己的生命是倒退的日影，我宁愿自己已站在最后一个台阶上，无所退避。可我这样地害怕祷告，怕一开口就止不住地流泪，深谷中泉涌般的呜咽。这么长久的日子里，你使给予看起来如同被剥夺，你使自由表现得如同被奴役。而我呢？我将你的爱看如弃绝！

直到那天，我听见一个孩子的歌声，那样清冽而奔放，如深谷中的涌泉。我在一片黑暗（黑暗，但非虚空）中看见他小小的身形——他不安得那样自在，在他不知微笑还是悲悯的眼神里。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又怎能忘记自己曾经眼见过的？Then I wake and all I see is a world full of people in need. 我知道人间的愁苦，可我终究是避世的人。但，真是这样吗？

扫罗发狂的时候，大卫弹琴以驱魔。在悲伤淤积得太久的日子里，我已经忘记那使人得安慰的乐声。此刻，我贪婪地吸食着这清冽和奔放，何止是泉，最终还是汇成深河。我们的心不就是深河，流啊流长了，拐弯拐多了，接纳的鱼群和泥沙多了，就坦阔宽广了，甚至忧伤也长阔高深了——我们原本可以为你活得宽广一些。说到底，我还没有活够啊，无法抛去这年轻时任意妄为的悲伤。

可是有那么一刻，主啊，我的心不曾这样宁静过，就像那深阶上的日影，或停或行，或左或右，都在乎你。你怎么说？

继续——爱，忍耐，等待，在你悲苦而有望的身形中。

爱城故事

华欣

“你是来旅游吧？”

“不，我是留学生。”

87年8月，从旧金山飞往锡德腊皮兹(Cedar Rapids, Iowa)的早班飞机上，乘客不多，个个睡眼朦胧。只有我脸贴舷窗不住向外张望。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

“去哪里呢？”

“爱荷华城(Iowa City)。到爱荷华大学去(University of Iowa)。”

“为什么选中那里？大学有很多嘛。”空姐刨根问底。

“我的妻子在那里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

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的天空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详，远离都市的喧嚣。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Hancher 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起来，好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拉着我就走，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着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91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我在他身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Seminar(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棒，足球场上的骁将。平时又乐于助人，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最近好事盈门。论文获奖，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成了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阵紧似一阵，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嘎然停在楼前。警察跃出车门，曲臂举枪在脸颊。一边一个，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猛地拉开门冲进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拍电影吗？

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的。

“物理系有人打枪！”

“什么！是谁？”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点三十分，物理系凡艾伦大楼 309 教室。山林华和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Christoph Goertz)教授，另一位教授罗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及新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向高尔兹、山林华和施密斯射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她的助手茜尔森，最后饮弹自戕。

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



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诉我，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索居，独往独来，再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了。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是泄愤？是伸张正义，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國學生被驚恐、哀傷、慌亂的氣氛籠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國有名的實驗室，幾分鐘內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兒寡母。

人家能不恨中國人嗎？留學生還待得下去嗎？中國學生怕上街，不敢獨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放在車後箱里，準備一旦有排華暴動，就駕車遠逃。

一夜難眠。該怎麼辦？大家聚在我家，商量來商量去，決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小安和金根面對媒體，開記者招待會。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們追思老師和朋友。講著，回憶著，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看的、聽的，心裡都被觸動了。一位老美清潔工打電話給校留學生辦公室主任說，“我本來挺恨這些中國人！凭什么拿了我們的獎學金，有書讀，還殺我們的教授！看了招待會轉播，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什么？”

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作客，美食招待，

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她！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

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 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她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

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她怎么可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呀。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

她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

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

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

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去。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啊！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里。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我们为她感恩为她高兴！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

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祥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卢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安妮三兄弟把她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案发四天后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

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奇妙的是，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光照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因为道路已经显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证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Axiom)。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不是一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Theorem)。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许多过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

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原来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耶稣被人鞭打，戴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事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4:7, 8）

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欲，这诸般的罪和罪念哪一样自己没有呢？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感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

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浸池中起来，旧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也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事奉他。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离开爱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救。她是我灵里的故乡，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因她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友人捎来一张爱城日报，是枪击事件十周年那天的。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逝者”。安妮、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急急找来安妮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放在一起，慢慢品读。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十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

走向各各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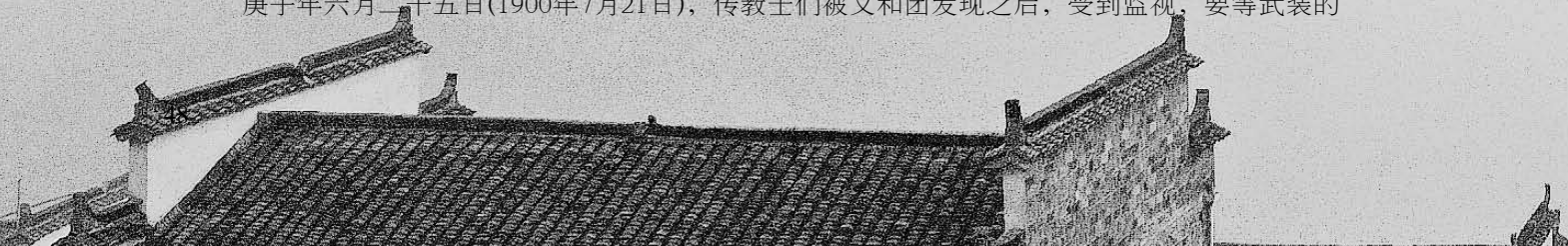
张海燕

考察忻城东门和三家店

考察的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6月6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窗外嘈杂的风雨声吵醒了。我庆幸这雨没有在昨天下，不然的话，在雨后的山区去重走传教士逃亡路线，尤其是寻找洋人窟将是不可想象的！过了一个时辰，雨停了，天气一下子晴朗起来，好像刚才没有下过雨似的。

这时候，任复兴先生来了，按计划，我们今天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忻州城的东门（传教士们的殉难地）和三家店（老教堂和传教士们生活过的地方）。任先生还带来了两位基督徒与我见面，一位是忻州基督教会的长老李雁堂，一位是在该教会的执事赵书中姊妹，他们都是热心爱主、积极传扬福音的信徒。我们一同去考察八位传教士们的殉难地，坐上了开往东门的出租车。车开上东街，朝着古钟公园的方向开去，我的思绪飞回到一百零九年前，想起八位传教士是如何被抓住、被下在监牢里、最后被送往东门行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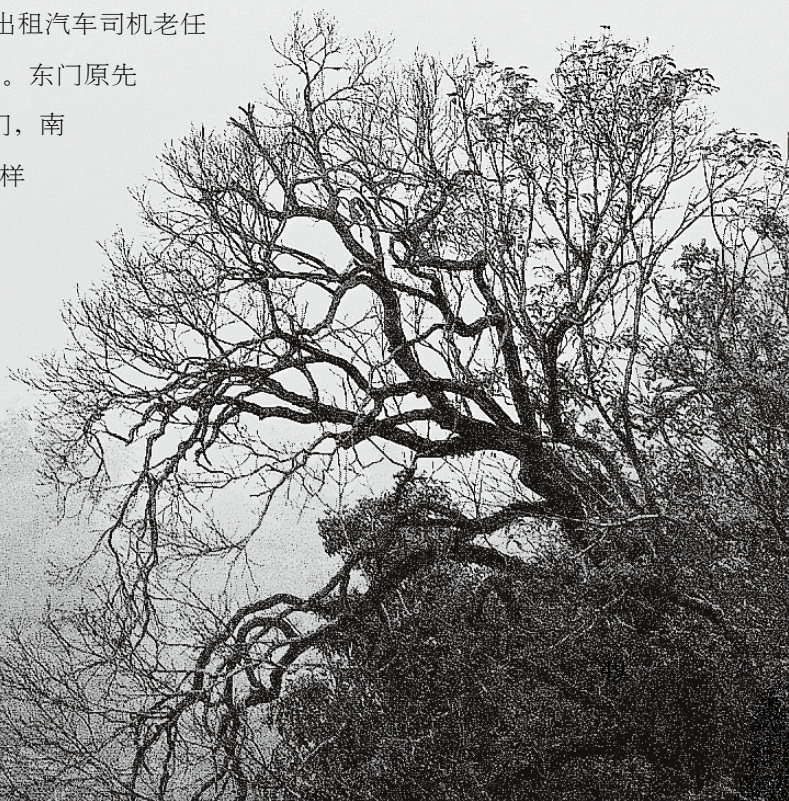
庚子年六月二十五日(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被义和团发现之后，受到监视，要等武装的



清军来抓传教士们。四天后，即六月二十九，一队清军从忻州城来到刘家山。据任复兴先生此次写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我们的向导戎文财说，清军的官长并没有攻打洋人窟，而是让人传话给传教士，让他们下山，到刘家山附近的一块旷地上（这块地如今恰巧就是由村民戎文财一家承包的），官兵们要奉官命迎接牧师们回城。传教士们本来就不想打仗，一点也没有抵抗，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了传教士们的考虑：“牧师等思及：与其饥饿而死，不如为主被人杀死。”所以传教士们到了指定的地方，清军将他们捆绑了，押回忻州。

仇教的新任知州徐桂芬提审传教士之后，将他们投入大牢，受了两周的牢狱之苦。这期间，知州徐桂芬和都司（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海英将传教士缉拿归案一事禀报给巡抚毓贤，听候毓贤的发落。根据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的记载，毓贤从太原派人领十个兵勇来忻州，在庚子年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凌晨，假意传巡抚的话，说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去。传教士们从监狱里出来，见到州府备好的四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朝东门方向进发。车行至城东门的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来，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后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在那里了，伏兵冲出来，将传教士一一捆绑杀害。这场杀戮被刻意安排在黑暗之中进行，在鸡叫天明之前，即山西话“午明头”（四更、五更）的时候，表现了屠杀者的心虚和残暴。

我们到了忻州城的东门，这里是传教士们的殉难地。出租汽车司机老任是距东门仅两里地的东石村人，他对东门的掌故非常熟悉。东门原先的瓮圈子已经拆除了，但昨天任复兴先生曾带我去看过南门，南门的瓮圈子是完整保存的，所以我想见东门瓮圈子的样子。目前东门只剩下了原内城门。年过半百的司机老任指着东门朝外的城墙，说：“原先城墙是抹了白石灰的，传教士们的血溅在城墙上，斑斑血迹，直到解放后还可以看得见，许多年长的村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与黎民在《壮烈的一幕》一文记载的相符：“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



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几年前，任复兴先生在忻州街头古董市场买到了一份文献，是庚子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传教士被杀后的第七天，忻州城东门外六里的芝郡村村民李育成写给在内蒙古包头德润厚宝号做生意的父亲的家书。忻州传教士被杀是一个轰动乡里的事件，在传教士被暴尸城外的近两天时间内，写信的人一定亲眼见过殉难者的尸身。这是反教灭洋高峰时期的一封民间书信，对忻州教案有比较整全的记录，对其它文献是一个印证：

所有咱州洋人，前已不知走了何处。于（庚子年）六月二十六、七日，咱州义和神拳领童子兵三百一、二十人，寻见在（忻州）城西梨【离】城五、六十里地，名教【叫】刘家山。洋人在半山窑内住，共有洋人八人，男女各四人。于二十八日，官兵上了刘家山，五、六十兵，于二十九日，官兵将洋人全或【获】恐【捆】回。城内来新官，将洋人下了墙内。官家与巡抚行文，巡抚来文不知情。由文武官说，“洋人，你们坐车送你们省城，你们回洋国去！”不料，到七月十五日午明头，洋人坐车回洋国，车走东门，洋人坐车前走，谁【随】后有官兵五、六十人，走在东门问【瓮】卷【圈】子，未开城门，官兵谁【随】后上去，将洋人男女全坎【砍】死了。男女洋人未曾割下头，洪【浑】身刀赏【伤】无数，于十六日将洋人埋在一处，埋在城外，南城墙底。真天降下来，各府州县俱全杀洋人，洋人期【欺】神亥【害】民，老天爷不云【允】，城内、乡村平安。

（标点为后加，括号内为补字，方括号内为错别字的更正）

这封信的用语颇带义和团色彩，如“真天降下来，各府州县俱全杀洋人，洋人期【欺】神亥【害】民，老天爷不云【允】”等语，与当时将庚子年北方大旱归罪于洋教的反教揭贴上的言语是非常相似的：“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天，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可见，当时义和团的宣传，的确是对忻州城附近的村民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出版的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和李锦鹏《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分别记载了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件事：一是忻州城



附近的王家庄村民百般凌辱了传教士们的尸体；二是忻州城的学官朱鸿镐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八位传教士的尸体。其实，王家庄村民与传教士无冤无仇，只不过受了蛊惑，把恶行当作义举，迷失了良心；而学官朱鸿镐出于恻隐之心，“与州主商酌掩埋之策，奈州主未允，”“典什物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做了一件流芳百世的义举。（他随即逃走了，以避义和团的惩处。）

经过忻州七中时，我们停留了一会儿，任复兴先生告诉我们，这里是昔日的忻州贡院，清朝开科取士的考场旧址。八国联军攻陷京津城后，慈禧、光绪仓皇出逃“西狩”，抵达忻州，正好是庚子年中秋节（1900年9月8日），就驻蹕一日，在忻州贡院过节。此时的慈禧，已经开始对义和团采取了镇压手段。皇上和太后君临忻州，又适逢佳节，地方官员都来朝贺。据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不久前杀了西国传教士以邀功请赏的州牧徐桂芬，因见逃亡中的慈禧神色阴鸷，知道自己仕途将尽，有性命不保之虞，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惊惧而死。刽子手都司海英，后来逃跑到忻州所辖的宁武，服毒自尽。据《清史稿：毓贤传》记载，山西巡抚毓贤在义和团之乱后被褫夺职务，先是被“发往极边充当苦差，”声言“永不释回。”庚子年十二月，“和局既成，上追论误国诸臣”，昏谬凶残的毓贤就被正法了。至于义和团团首张二财主，后来潜逃回到原籍阳曲小店村，为了转移视听，曾让老婆假设灵堂，哭祭“送葬”，从此隐姓埋名，不知所终。也愚氏在《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中就这些人的结局作了如下评说：“善恶之报，毫发不爽，公道之论，自在人心。迄今与忻之父老谈及此事，未有不叹息痛恨海徐二人也！”

后来我们又拜访了忻州基督教会，看到在传教士们播撒汗水和鲜血的三晋大地，如今的教会更加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真使我想起了圣经哈该书二章九节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華说的。”我心里不由得充满了感恩！



建于光绪庚子年的忻州福音堂（任复兴摄影，2009年6月6日）

6月6日下午，任复兴先生和我一起去考察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地点——三家店。三家店福音堂位于西城墙内的九龙岗高埠上，占地

四十余亩。九龙岗为城内地势最高处，仿佛是一头卧牛侧身于城西，忻州城因此得了“卧牛城”之名。三家店有传教士们建造的供聚会、讲道用的主日崇拜的福音堂，与福音堂相连或相邻的几个配套建筑，如为查经或主日学用的教室、男女学堂、祷告室、厨房等。在福音堂的附近，还有传教士们生活起居的房子。据史料记载，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传教士们是租借民房传扬圣道。是年春天即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的土木建设，至光绪庚子年五月，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教堂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翅冲天的大雁。福音堂的屋顶是两坡顶的，是等级高于硬山顶的悬山顶，两坡之间有一个以廊柱群支撑的较大的落差，便于采光。

教堂距忻城西的土城墙不过几十米远，任复兴先生告诉我说，忻州义和团曾故意站在城墙上冲着教堂敲锣打鼓，搅扰教会的聚会查经活动，使传教士们不能正常生活。我想，这应该是庚子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三（传教士开始逃亡之日）之间的事。据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至五月底，本会教师马君与省城牧师恩君等在街行走，即有人信口狂骂，亦有时下手推打，各牧师忍耐不理。”我们还考察了传教士们当年的住屋。我仿佛看见传教士们十几年如一日，每日讲道，带信徒查经祷告，每天下午三点讲主日学，要让人明白博大精深的圣经里上帝的救赎之道；他们还走村串巷，不畏山高路远，忙着给人戒烟、医疗看病、办男女学堂，忙着向平民百姓们传福音……。我感慨地想到，除了传扬福音、拯救人失丧的灵魂的天职之外，传教士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万事皆空善不空，”只要对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做了就不会被遗忘，也绝不会徒然返回。

任先生和我都认为，整个三家店的建筑群基本上完好，只是由于年久失修，杂草丛生，才显得破败。将来若经过修缮，三家店应当会成为忻州城的一大亮点。

至此，我们较为全面地考查了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我为自己能有一份于这次向往已久的考察而倍感幸福，也非常感谢任复兴先生在考察过程中对我的帮助！事实上，传教士逃亡的整个事件，不论是出逃的全部路线，还是日后的藏身后山的两个地点，连同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以及殉难地和墓地，都只是在忻州城及其西南方的一乡两镇（兰村乡，庄磨镇和三交镇）所辖的几个乡村里发生。一想到这一方热土是有人蒙了天召而来，积年累月，忍辱负重，不辞辛苦地传扬福音，直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的一块地方，就充满了感恩，仿佛是经历了至福一般。在这篇考察记的结尾，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些与传教士有关的地点和逃亡路线绘成一张图，若是对日后他人的考察有些帮助，我的辛苦就没有白费了。希望我将来还有机会再次访问忻州，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据说，忻州有一棵奇树，号称“华北第一松”，就在我们经过的庄磨镇境内，它遮云蔽日，笔直挺拔，树干两人难以合抱，如同一把巨伞笼罩了一座山。我虽然没有看到它，但在传教士遗迹考察过程中，我却看到了另一种精神的大树，它的根在亘古之初，它的福荫能遮蔽所有仰望的眼目，而且仰望它的必不致羞愧，要得到不止息的活水，要听见生命的乐歌。我谨以此作为我对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古城忻州的最诚挚的祝福！

跋语

2009年6月6日傍晚，考察结束之后，任先生给我送来忻州基督教会爱主的赵书中姊妹为我买的火车硬卧下铺票，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馈赠，还有两天来我见的处处奇妙的安排，都使我看见了冥冥之中的扶持，我知道这是来自上主的帮助，若不是有他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送我上火车离开忻州之前，任复兴先生又把6月5日、6日考察忻州传教士遗迹时拍摄的数字照片拷贝了一份送给我，在此之前，他还提供了洋人坟数字照片和看坟人张老根及其后代的照片。有了这些资料，再加上我考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我写的考察日记，使我在返回普度大学后，

能够作进一步的研究，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并写出这份考察记。

愿上帝纪念在这次考察中所有给了我们无私帮助的人们!

参考文献

- [1]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1904
- [2] 任复兴著,《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 dsuan.blog.enorth.com.cn/article/230075.shtml, 2005年3月22日
- [3] 任复兴著,博文《慈禧、毓贤与山西教案》, 2009年6月
- [4] 薛喜旺著,《南关村洋人坟考》, 醉心文稿, 2009年1月
- [5] 汉芮编著,《中国基督教纪事》, 连载于《生命季刊》, 1999年
- [6] 黎民著,《壮烈的一幕》,《忻州文史资料》第一辑, 1985年, 12, pp.24-27
- [7] 李锦鹏著,《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忻州文史资料》第七辑, 1991.12, pp.155-157
- [8] 王毅著,《义和团蒙昧性的文化根源》, <http://74.125.47.132/search?q=cache:o99G86QaU8gJ:danielhuang2004.blog.epochtimes.com/article/show>
- [9] 也愚氏著,《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上册,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秋, 转载于《忻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七辑
- [10] 海燕著,《忻州的日记》,《生命季刊》2000年3月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Communica-
tionInc.ofCanada
请注明：ForSky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德国/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活水书室
COCMBookroom

c/oLingLu
2PadstowAvenue
Fishermead
MiltonKeynes
MK62ES
United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bookroom@
cocm.org.uk

香港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环球广播公司
Room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TEL: 852-27808336

新西兰/庞泉
QuanPang

3HelvetiaDrive, BrownsBay
NorthShoreCity, 0630
NewZealand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每月每季每年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